



祭如在

□ 吴益生

去扫墓的日子，少有的春雨初霁，无雾无霾。拂尽碑上的尘土，扫净墓前的松果，嘴里念着，爷爷奶奶，我们来看你们了，先把家里打扫打扫。祭如在。每到祭扫，回忆就飞速闪过，真就像是两位老人坐在那里，一起聊着儿时的事。长年漂泊，只有这会儿，觉得离他们最近。

看着碑上那两个刻得很深的日子，恍惚又将当日经历了一遍：呼喊再三，老人也不应，旁边有个声音说，昨天晚上，还唤你来着。爷爷去的时候，哥哥抱着我说，这么大年纪了，算是喜丧了；奶奶去的时候，我对别人说，这10年，所有的罪她都受了，总算解脱了。可是每次梦里惊醒，我都不信这些，总觉得还可以有另一条路。放不下就是放不下，看多少遍《庄子》，也懂不了“安时处顺，哀乐不能入”的道理。

三炷香将要燃尽了，纸钱也从黄变黑，由黑变灰，直至和春泥化为一体。墓地选在山上的幽静处，举目四望，云淡风轻，青松环绕。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，是否也会有春暖花开。若有，两位老人应没病痛烦愁，但享这春日迟迟吧。

黄白的花瓣轻轻飘落，一壶清酒缓缓洒下，那曾经的美好又纷纷涌上心头。本想絮叨些近来的遭际，可想说的话却统统哽在喉咙里，只好在心里默念了多遍。不是不能勉强说出，只怕说出的话自己都听不懂，却和着止不住的两行泪水罢了。

昔人已去，今人犹在。父母的背影，也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。逝者如斯。生命如此易逝，又如此脆弱，念及此处，只愿将来能多一分敬畏与珍惜，少一分愧悔吧。

梨花风起正清明

□ 施爱东

借墓游春

自清代以来，清明节的文化意义常常被错误地理解为一个悲情的扫墓节。而在具体的实践中，人们却兴高采烈“借墓游春”，并没有把“悲”的要求落到实处。

周作人在《山头的花木》中说道，在旧时代里，上坟时节顶高兴的是女人，其次是小孩。清明一到，妇女儿童欢天喜地，穿得漂漂亮亮去上坟，无形中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乡下儿歌有云：“正月灯，二月鹞，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。”莫言《檀香刑》也说，清明那天，眉娘撑着一把绘画着许仙游湖遇白蛇的油纸伞，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就为了“要和高密城里的女人们好好地赛一赛”，让男人们“看吧看吧看吧看”。

大多数人似乎已经习惯了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凄清意象，突然从这些文人作品中冒出一批兴会飙举，乘风飘向春天的女姣姣，她们不像去哭坟，倒像去参加游园舞会，看着似乎有些别扭。

其实早在唐代，人们就是扫墓与郊游、饮宴并行的。所谓“风光烟火清明日，歌哭悲欢城市间”，清明扫墓，从礼宜悲，从天宜喜，而且以喜为主。清明时节，春日洋洋，春风习习，触目姹紫嫣红，耳听鸟语，风送花香，配上美酒佳肴，教人如何不欢乐？

唐宋时期，清明与寒食并行，节日活动除了扫墓，还有大量的游艺活动，诸如沐浴、踏青、蹴鞠、拔河、斗鸡、画蛋、荡秋千、放风筝等等，大凡人们能够想出来的游艺节目，无一不在清明盛演，正所谓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，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”。

唐德宗时，寒食假期已经多至7日，堪称唐代假日“黄金周”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寒食期间郊游并墓祭。墓祭任务主要有三：除草、挂纸、献祭，因寒食禁火，惟严禁用火，纸钱是以小石子压在墓上的，所以扫墓常常又被称做“挂纸”。

唐高宗曾于公元662年诏云，“寒食上墓，复为欢乐，坐对松柏，曾无戚容。既玷风猷，并宜禁断”。可见唐人扫墓是“曾无戚容”，是高高兴兴的。郊游墓祭之后，自然是分食祚肉和

寻春半出城，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（吴惟信《苏堤清明即事》）。

清明三合一

时间节点如果没有被赋予特定意义的民俗活动，就只是一个物理时间，不会成为文化意义上的“节日”。作为节气的清明，最早被记载于汉初的《淮南子》，而作为节日的清明，则是从唐代的寒食节脱胎而来。

寒食节原本是太原一带的地方性节日，节期不能生火，只能事先准备些面饼饴糖之类的冷食。由于太原是李唐王朝发家之地，唐朝建立之后，他们便将这个源自太原的地方节俗纳入了官方礼制，并赋予其超越其他节日的崇高地位，从而使寒食节迅速晋升为全国性的大型节日。

清明只比寒食晚两天，而唐代的寒食节期往往长达4至7天，清明是被包含在寒食节期内的。唐宋诗词中，寒食和清明往往混为一谈，有的诗题为“寒食”，诗文用“清明”，有的诗题为“清明”，诗文用“寒食”，唐代宗也曾敕令“自此以后，寒食同清明”。

紧接着寒食、清明的春天节日，还有上巳。入晋以来，诗人就常常把这3个节日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。羊士谔《寒食宴城北山池》就是典型的“一诗并三节”——“别馆青山郭，游人折柳行。落花经上已，细雨带清明。”

上巳又叫“三月三”，南方许多少数民族至今还在过这个节日，青年男女游春、对歌、打情骂俏，正是这个节日的题中本义，韦庄诗云，“满街杨柳绿似烟，画出清明三月天。好似隔帘红杏里，女郎撩乱送秋千”。上巳是个

适合用来谈恋爱的日子，古代小说就常常把水边桑下一见钟情的日子选在这天，如果说中国也曾有过“情人节”的话，这个节日就是元宵或上巳。

寒食扫墓，上巳定情。宋元以后，寒食上已渐式微，这些习俗全都并入清明，“三合一”的清明节兼容了所有春天节日的文化内涵。清明大好春光，醉倒众生无数，于是出现了一批“扫墓游春谈恋爱”的故事。

话说南宋绍兴年间，杭州城有一帅哥名唤许仙，清明这天，往保俶塔追荐祖宗归来，不期天降细雨，西子湖畔偶遇白衣美妇人，攀谈起来，那妇人说道，“奴家白姓，小名素贞，为因清明节近，今日带了丫鬟，往坟上祭扫了方回”。白娘子但把秋波频转，当夜许仙翻来覆去只睡不着，颠颠倒倒想念这“秋天的波菜”。有分教：“几宿春山逐许郎，清明时节好烟光；归穿细荇船头滑，醉踏残花屐齿香。”这一场清明春雨，催动春心，催出一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

催护新生

到了清代末世，清明节的繁荣盛况逐渐式微。清末《燕京岁时记》云，“清明即寒食，又曰禁烟节，古人最重之，今人不为节，但儿童戴柳，祭扫坟莹而已”。许多古代的游艺习俗“自前明以来，此风久革，不复有半仙之戏矣”。

自古弱国无清明。1935年清明节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当时的国民政府及各界民众公祭黄陵，发出了中华民族“复兴之大谊”的呼声，遂将清明节确立为“民族扫墓节”。于是，文学家们舍弃了那些充满欢乐

情调的清明诗词，单单拣出一首忧伤悲愤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反复咀嚼，要的恰恰是那种“欲断魂”的催情效果，托名杜牧的《清明》就这样被经典化了。

清明之盛衰悲欢，实乃折射出国道之强弱。时间的善恶全由文化赋予，节日之习俗可谓相由心生。节日观念与节日风俗的历史变迁，折射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心理的嬗变。21世纪的今天，国家日渐强盛，民族危机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，我们慎终追远，更应催护新生。

墓祭之目的，在于借助仪式来表达我们对先辈的感恩、对亲人的怀念。墓祭之时间，从正月初一到清明谷雨，任何日子都是正日，从未有礼制限定于清明当日。人们之所以习惯于清明扫墓，主要是因为唐代的假日黄金周为官宦人家提供了祭扫时间的方便，后世遂相沿成习。如今，城市墓园既无荒草侵坟之虞，也无封土流失之忧，只需用心祭奠，已无“扫”之必要，时间上更不必非得挤在清明时节。

数字时代，祭祀形式也在与时俱进。日渐兴起的网上祭奠，形式多样，音像俱备，突破了时空的阻隔，满足了“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”的人性化需求。网上祭祀这种低碳环保的拜祭方式，既满足人们缅怀亲人、寄托哀思的需要，又可避免扎堆出行的诸多社会问题。

清明时节，天气回暖，阳气重生，到处弥漫着勃勃生机，在春天的节日里做适合于春天的事，这才是清明时节各种户外活动最根本最原始的意义。欣逢盛世，我们更有理由张开双臂享受这春天的清明。

应天时 享春天

□ 品 三

上古葬俗是不立坟墓的，大概到了汉代，墓祭之俗才逐渐为士大夫所接受。东汉人称：“古礼庙祭，今俗墓祀”（王充《论衡》）。但唐之前的墓祭并没有特别的时间规定。事实上，直到今天，各地扫墓的时间习俗也不一定，许多客家地区都是农历正月初二扫墓，也有些地区只要在正月十五直到清明之间，任何一天都可以扫墓。

唐德宗时，寒食假期已经多至7日，堪称唐代假日“黄金周”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寒食期间郊游并墓祭。墓祭任务主要有三：除草、挂纸、献祭，因寒食禁火，惟严禁用火，纸钱是以小石子压在墓上的，所以扫墓常常又被称做“挂纸”。

唐高宗曾于公元662年诏云，“寒食上墓，复为欢乐，坐对松柏，曾无戚容。既玷风猷，并宜禁断”。可见唐人扫墓是“曾无戚容”，是高高兴兴的。郊游墓祭之后，自然是分食祚肉和

美酒，清明时节，春日洋洋，春风习习，触目姹紫嫣红，耳听鸟语，风送花香，配上美酒佳肴，如何教人不欢乐？

假日时间一长，节日活动除了扫墓，自然还有大量的游艺活动，诸如沐浴、踏青、蹴鞠、拔河、斗鸡、画蛋、荡秋千、放风筝等等，大凡人们能够想出来的游艺节目，无一不在清明盛演，正所谓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，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”。

扫墓是一种庄严的仪式，借以表达我们对先人的感谢和敬意。然而，清明时节正值天气回暖，大地回春。扫墓之余，人们更应顺应天时，认真地享受这大自然的惠泽。“兴来促席唯同舍，醉后狂歌尽少年”（王表《清明日登城春望寄大夫使君》）。在春天的节日尽情享受春天，这才是清明时节种种户外活动的真谛，人若不通此理，无异暴殄天物。

